

# 幸福的年味

■特约撰稿人 文菲

进入腊月，我就感觉时光的脚步跑得特别快，快得让人心慌。

小时候，我很爱过年，爱到过着这个年就盼下个年，因为年味里裹着时代的甜蜜。

煮红薯、蒸红薯、烧红薯的年代，玉米饼子就着萝卜丝、蘸着蒜汁的日子，咯嚼着炒苦了的黄豆、咀嚼着燎粉条的日子，一年吃不上几次肉、添不上几件新衣服的日子，孩子们怎么会不爱过年？小时候过年，无非是期盼添一身新衣服、抓几个压岁钱、偷几块果子盒里的糕点、吃几碗肉少萝卜多的饺子、吃几顿大锅菜。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吃食，却被我们这代人牢固定格在幸福的框框里。

进入腊月，考试完的孩子们或拿着奖状找父母兑现承诺过的奖品，或死缠烂打地要求父母买新衣服、鞭炮和糖块。欲望让成长中的孩子们快乐，和大人一起赶年会，更是件让人心急的事情。腊月虽是数九寒天，但和父亲赶年会，我毫不畏惧，戴上帽子，穿着破棉鞋，手缩在袖筒里，流着鼻涕，坐在马车上，伴着马铃声，我们到了熙熙攘攘的年会上。如果父亲先买其他东西，我心里就犯嘀咕，怕父亲把钱花完，我的新衣服就会泡汤，所以总会有意拉着父亲的衣角往布摊上扯。布料买好了，我也就定了定心丸。

那一年，我十岁左右的样子，和父亲赶年会，记得我相中了一块橘黄色带黑色小花的灯芯绒布。裁剪师傅给我量尺寸时，父亲说：“孩子长得快，大点，再大点！”父亲语气是坚定的，但心神却有些虚空。

还有一年，我和父亲赶年集，父亲把买对联门神的事交给了我。我站在摊前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精挑细选后，又狠心挑了一本刚时兴的盆景挂历。把粉条、蔬菜和调料都买好后，父亲看那热气腾腾、两毛钱一碗的胡辣汤惹得我实在眼馋，便从不舍中犹豫了一下，买了两碗。看到漂着的清新葱花，闻着氤氲的香气，我就急不可耐地尝了一口，那真是麻得够味、辣得过瘾。喝后我浑身暖和起来，回来的路上好像天气也变暖了，心情很美。

那时，无论贫富、老少，过年都是心劲十足，精神饱满。进入腊月，父亲便给屋门、方桌、条几、小圆桌、小板凳漆上几遍清一色的木红漆，喜庆之色遮盖了陈旧的贫瘠。我被染红的心也热情起来，洗萝卜、红薯，烧锅、打水都是抢着干。扫房子也是我和二哥哥的事

情，一人一顶草帽，一根长棍上捆把笤帚，把堂屋的房顶、结满蜘蛛网的大梁和角落里都使劲打扫一遍，房子的灰尘扫去了，心也舒服了，时光也一扫帚一扫帚地扫远了。

母亲是个干净人，虽然孩子多，虽然没有上好的铺盖和衣着，但进入腊月，一家大小的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就能陆续忙活十天半个月。忙碌中，转眼就到小年二十三了。

由于我们家丁兴旺，父亲又德高望重，村上有一娇弱爱生病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托人说是，要把孩子认给我父亲做干儿，为的是让我们的兴旺把他们的孩子带起来。认了几个干儿后，我家小年二十三那天就热闹一些。吃过早饭，赶集回来的父亲便和母亲开始忙活起来。傍晚，方桌上摆上了父亲干儿带来的礼肉、锅盔、灶糖，倒上酒，点上蜡烛和香，干儿子跪在地上磕三个头，父亲嘴里喃喃地祈祷着，愿孩子平安长大。

二十六，该买肉了。村子里有几家杀猪宰羊的，父亲一直慌张又兴奋地在村子里转悠，这家看看、那家瞧瞧。下午，肥胖鲜美的猪肉羊肉就提回来了，豆腐也提回来了，鱼也提回来了。豆腐是村里人磨的，鱼是村里坑塘里养的，过年出坑每家每户分上几条。看到家里的方桌上、盆子里，年货都慢慢多了出来，孩子们的心更是乐开了花。

二十八，买回来的年画该出场了，方桌上放把椅子，二哥哥站上去贴，我帮他递东西。中堂高大魁伟的毛主席像，把堂屋照得蓬荜生辉，两边的对联也是铿锵有力，显出时代的奋进。隔墙上贴的盆景日历画，清新脱俗，贴完后，屋里干净明亮，配上父亲漆过的桌椅板凳，透露出崭新的家和浓浓的年味。

二十九，不用说，该蒸馒头了。头天晚上，母亲把各种面发上几盆子，盖上盖子，放在锅台边上的麦秸窝里。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哥哥都得帮母亲揉面、劈柴、烧锅。一天要蒸几大锅，有红薯面和好面的花卷馍，有纯白面馍，有枣花馍，有玉米面和白面两掺的油卷，不用问，白面馍是春节招待客人吃的。红薯面和好面蒸的枣花馒头，看着好看，吃着也甜丝丝的，但经常吃粗茶淡饭的孩子们，则是窥视着白面馍。等馒头出锅，我和弟弟冒着挨批评的风险，把好面多的馒头揭下来偷吃掉。到晚上，家里大大小小的筐子里都是馒头，这馒头足够吃到元宵节了。

大年三十到了，左邻右舍“咣咣咣”的剁饺子馅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

巷子里，荡漾出过年的韵律。五香粉、芝麻油往剁好的馅里一放，香味直冲鼻子，足够让孩子们垂涎欲滴了。吃过早饭，父亲就开火煮肉、炸鱼、炸豆腐干，孩子闻到香味就按耐不住的心慌。“出去玩，出去玩，在这碍事。”大人在把孩子往外赶。肉煮熟了，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上一碗肉汤，放点葱花，或是再切几块瘦肉或扯块大骨头，来满足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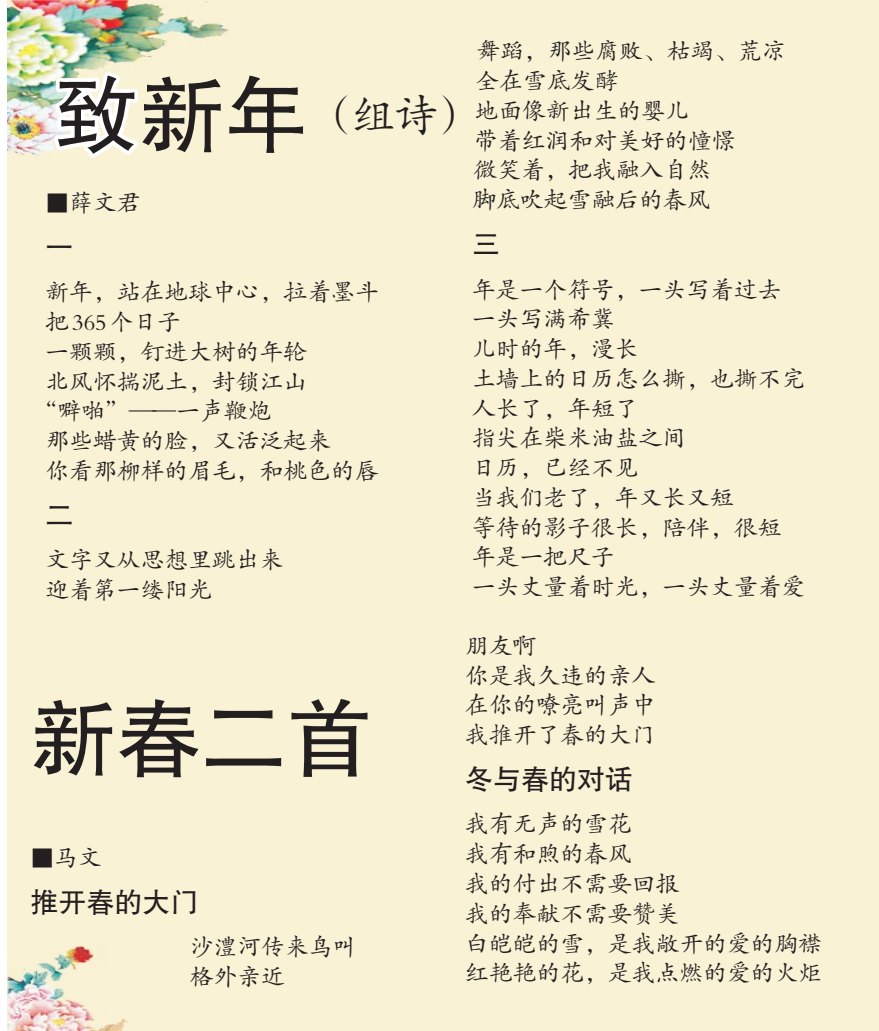
除夕，所有的年货终于准备妥当了。摇曳的两根红烛在桌子上发出温暖的光芒，盘子里的糖果、瓜子、花生随着喜庆的旋律在孩子手里不停地舞动。包饺子时，母亲爱说“都包好点，不然谁包的谁吃”。我不爱听这话，因为我小，尽最大努力包的饺子还是“与众不同”。

平时忙碌的一家人终于围着小圆桌坐下来了。爷爷、父亲和哥哥推杯换盏喝几杯老酒，说些平时没有说的话和新

年的打算。除夕的鞭炮肩负着两种使命，辞旧又迎新。在新与旧交叉的时光里，团圆显得那样醒目和鲜活，氛围也格外融洽，在说笑中送走了或苦或甜的一年。

吃过年夜饭，大孩子出去玩了，小孩子在家熬福。父亲的压岁钱终于拿出来了，一人十张两毛的新钱，每个孩子都有。父亲有些学问，要求我们每人说句祝福语，我总是憋了半天也说不囫圄。

大年初一早上，是素馅饺子加素菜，母亲总是在第一个饺子里包一枚一分的硬币，据说初一早上谁吃到带钱的饺子，这一年就会掌管经济大权。说来奇怪，每年那个特殊的饺子都会被父亲吃到。当我们互相询问谁吃到了带钱的饺子时，父亲总是有些炫耀地偷笑。富裕的生活像一把鞭子，把过去浓香的年味赶到了记忆里，我在记忆里的夹缝里，回味着童年那绕心的幸福年味。



## 致新年（组诗）

■薛文君

一  
新年，站在地球中心，拉着墨斗把365个日子一颗颗，钉进大树的年轮北风怀揣泥土，封锁江山“哗啦”——一声鞭地那些蜡黄的脸，又活泛起来你看那柳样的眉毛，和桃色的唇

二  
文字又从思想里跳出来迎着第一缕阳光

舞蹈，那些腐败、枯竭、荒凉全在雪底发酵地面像新生的婴儿带着红润和对美好的憧憬微笑着，把我融入自然鞋底吹起雪融后的春风

三

年是一个符号，一头写着过去一头写满希冀儿时的年，漫长土墙上的日历怎么撕，也撕不完人长了，年短了指尖在柴米油盐之间日历，已经不见当我们老了，年又长又短等待的影子很长，陪伴，很短年是一把尺子一头丈量着时光，一头丈量着爱

朋友啊

你是久违的亲人在你的嘹亮叫声中我推开了春的大门

冬与春的对白

我无声的雪花我有和煦的春风我的付出不需要回报我的奉献不需要赞美白皑皑的雪，是我敞开的爱的胸膛红艳艳的花，是我点燃的爱的火炬

## 新春二首

■马文

推开春的大门

沙澧河传来鸟叫格外亲近

# 年画，墙上的风景

子上按，一个孩子在下边看着，别贴歪了，画的高低要一样，画与画的间距要一样。

挂年画有不少讲究。迎着大门正中门挂中堂的，尺寸比一般年画要大出很多，上下带轴，两边配有对子，两个对子也有轴。正屋两边墙上的年画比较活泼，内容比较丰富。有当年流行的电影，如连环画一般有画面和文字说明，一张画上有八幅小画面，两张或四张就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家就贴过《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杜十娘》《野火春风斗古城》《白蛇传》这些画。有老人的人家挂的是老寿星，长长的前额，银白的胡须，拄着一根拐杖，拐杖上挂

着一个葫芦，身后是一棵松树，树下几只仙鹤单腿站着，另一条腿跪在腹下。对子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也有挂山水的，远山近水，云蒸霞蔚，恍如仙境。还有花鸟虫鱼等等。锦鸡要配牡丹，叫锦上添花；梅花的枝上要有喜鹊，叫喜上眉梢。

家家过年都换年画，看年画成了拜年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年初一，进了学堂的孩子们满地跑着拜年，每家每户的年画都要看个遍、看个够才会回家。去亲戚家，一边吃着瓜子、花生或糖，一边看着画，有些电影画的文字要跪在板凳上才能看见。看完内容还不过瘾，还要看年画右下方的版权说明，哪个印刷

厂印的，定价多少什么的。

年画反映着这家人总体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甚至是审美情趣。今天，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审美情趣也越来越高，年画却渐渐消失了。白粉墙取代了泥墙，再也不用糊报纸了，家里都挂起了名人字画或是名人字画的赝品，大部分人家则是什么都不挂，或是一劳永逸地挂着塑胶画、粗制滥造的假油画，多少年也不用换下来。

花花绿绿、内容各异的年画，这些墙上的风景，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喜庆、热闹气氛。如今，人们都在感叹年过得越来越没滋味了，年画的渐行渐远，也带走了很大一部分年味吧！

# 过年那些事

出来一大框厚薄不一的锅盔来品尝。品咂嘴里，祭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奶奶拿了黄纸在院子里、灶台前跪拜，年味随着夜幕一起氤氲开来。

过完二十三，大人们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年货了。东村的集会逢一逢五，南市的集会逢四逢八，三大爷小叔子，五婶子小嫂子，三五成群吆喝着往集会上去。鞭炮年画，新衣服新鞋子，八角茴香，萝卜白菜，水果瓜子糖，大块的豆腐大块的肉，平时不舍得的，都往家里提。看着兜里一张张花纸币变换成一堆堆年货，心里别提多踏实了。

该买的年货买齐了，还要蒸过年的馒头。那时候家里没有大笼，村里人都在生产队的大锅台上蒸，两家合伙，事先找好伙伴，一般从腊月二十五开始，按照顺序蒸馍。

蒸馍的日子到了。父亲和母亲一起，很早就起来，用架子车拉着发好的满满一大盆面，一起去队里的场棚里蒸馍。借助于队里的柴火，常常一蒸就是一整天，红薯面、玉米面、小麦面都有；菜包子、红薯兜、枣山、花卷蒸齐全了，一车车拉回家去。这样的馍馍用大箩筐装着，能一直吃到二月底，长毛了用湿毛巾擦擦，干裂了重新蒸一下

继续吃，反正是舍不得扔掉的。

腊月二十七到了，奶奶领着我们把家里家外都打扫干净，二十八的春联一贴就算正式迈进年关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最开心的事，除了吃饺子，就是看新娘、抬炮仗。那时候的农村人，娶媳妇都是趁过年。腊月翻过二十，娶媳妇的就多了。小孩子常常摸得门清，新媳妇到家了，炮仗响过之后，哗一下涌过去，拾硬币摸核桃捡花生，散落的炮仗还在地下喷火星，一脚过去踩灭了拾起来装兜里，拍拍鼓鼓囊囊的口袋向小伙伴炫耀一番，幸福感像吹胀的气球一样充盈了全身心。娶过门的新媳妇挨家拜会邻居串亲戚，姥姥舅舅看一看，娘娘姑姑见一见，每天数一数口袋里又长了多少压岁钱，小朋友们互相攀比一下，满足了虚荣心的同时，也增益了幸福感。

悠闲的日子过得快，玩着玩着就元宵了。农村人的元宵没有灯谜，也没有俊男靓女借助灯笼相亲。大家都是朝夕相处的乡邻，忙了一年了，聚在一起就是唠唠嗑，乐上一乐。

开开心心的过完了年，天气渐渐的暖了起来，人们带着新的期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劳作，年味儿，便在春耕声里淡了远了。

# 过年真忙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只要岁月的脚步一踏进腊月的门槛，那浓浓的年味便扑面而来。这不，腊八节刚过没几天，孙女就打电话过来说，她们马上就要考试了，考试完就放假，腊月二十三炕锅盔时一定要给她蒸上一对小白兔，并且要安上红红的眼睛。孙子则告诉奶奶，千万可别把那只大红公鸡杀掉，新春第一天他还要听它报晓呢。村中的广场上不时传来阵阵音响，那些轻易不得闲的年轻妈妈们不肯放弃这大好的时光，迈着轻盈的舞步，提前进入了年的角色。

老伴更是有点沉不住气了，先是问我榨了几斤油，又说过年连炸丸子带炸鱼，十斤油都不够。还说，不要割那么多肥肉，要多割点瘦肉，还要割点牛肉、羊肉，买几只土鸡和鸭子，别再用以前那样老是大锅菜。如今咱们日子好过了，也要像城里人一样吃饭多样化，弄它个七碟八碗也不算多。又问我准备给孙子孙女多少压岁钱？说少了拿不出手，因为是代表着我们两个人的。然而，就在该问的话都问完之后，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唉！其实，他们回来还不如不回来呢。他们一回来呀，一个春节我都不得安生，做做喝喝不说，光是那两个小冤家就不让人省心。”我知道这是正话反说，她巴不得两个小家伙天天在她眼前晃才高兴呢。这几天她简直就像得了健忘症一样，不停地问：“今个儿是几号了啊？”

触景生情，我不得不再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样子。那时盼望过年的理由很单纯，一是可以丢下书包和小伙伴们玩耍，二是那几天父亲母亲显得格外亲切，不打也不骂我们，还可以吃平常吃不到的好吃的，比如白面馍、肉饺子等。也可

以穿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新衣服，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些压岁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穷，我唯一一次得到的压岁钱是舅舅给我的两毛钱，足足让我高兴了一个春节。记忆中，只要进入腊月二十三，过年的气氛就日渐浓起来，平时萧条的集市上人来人往，都是置办年货的，感觉从那天起，年的脚步就更近了。我们打扫房屋，全家大小齐上阵，先把房间里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外面，给整个屋子来个大扫除，不放过任何一个犄角旮旯。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准备各种吃的东西：蒸馍、煮肉、炸东西、包饺子等。那时常听有人说“小孩过年，大人过关”，当家主事以后才知其中道理所在。那时虽然穷，蒸馍却不少，不过，大部分是黑面馍。煮肉一般是在晚上孩子们睡觉之后进行的，那满屋子的香味往往会把我们这些馋猫熏醒，让我们翻来覆去睡不着。除夕吃罢饺子之后是要守岁的，那时没有电，更没有迎春晚会，一家人围坐在火堆旁，听父亲母亲讲那些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偶尔火堆里会“嘭”一声蹦出一粒玉米花来，带起四散的火星。时间如白驹过隙，几十年很快过去了，这些仿佛就在昨天。

我耐心地答复着老伴的询问，暗地里嫌她太啰嗦。这时，一位邻家媳妇走了过来。她是村里业余戏剧演出队的主要成员，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剧本，她受大家的委托，想让我帮忙写一个。她说，通过这几年的扶贫攻坚，村里的贫困户已经脱贫，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她想把这种变化演出来，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希望我能答应这个要求。激动的心情和使命感让我毫不犹豫地点下了。

这一年，我过得真的有点忙。

# 外出过年

■竟月

早在元旦节放假时，我就问儿子今年过年想咋过。儿子思忖片刻说，他过年想出去玩，要么去雪乡吃冻冰淇淋，要么去成都吃火锅。我觉得他的要求真高。也许在他心里，过年只有出去才算是新颖的吧！思绪万千中，1978年出生的我，想起我小时候的过年。

最早的记忆中，那时候还没有弟弟，妈妈是村里唯一的裁缝，相比较来说，我们家的条件还算村里比较好的。每到舞阳腊月初一会的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要过年了，爸爸会让我坐在车子前梁上，后架上坐着妈妈，一家三口赶会买新衣服、买需要添置的生活用品。新衣服是非要等到初一早上才能穿。年三十除夕夜当时叫熬年疙瘩，大人们围着煤火炉烤火聊天，吃着铁锅里用沙炒着的自己家种的花生，小孩子们吃着冰糖块，嗑着瓜子，玩一会儿就累了，大人怎么哄也不行，也是倒到床上就睡着了。等熬到了凌晨，大人们就各自散了回家下饺子，下好了饺子，就放鞭炮了，说是要崩掉穷气。等放了鞭炮，妈妈喊我起床了，起来洗了手和脸，妈妈就让我去院里大门口西边的一棵大椿树旁，按顺时针背着转三圈，嘴里还要念叨着“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我长长，你长粗了做檩条，我长长了替俺娘”。等转够了三圈，回屋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萝卜大肉馅饺子，就又睡着了。

大年初一的第一顿饭必是爸爸做的，妈妈做了一年了，该歇歇了。我和妈妈就坐在床上，等着爸爸端过来饺子，端过来炒好的菜。吃完饭，我急着穿上新衣服，出去和小伙伴们放炮、玩，要是赶上下雪，就会打雪仗。

等到初二，我就会和爸爸妈妈带着果子和白糖去姥姥家。那时候感觉过年好幸福，有新衣服穿，有饺子吃，有压岁钱拿。虽然长大后

才明白，椿树其实是辜负了我的，我没有长得很高，但妈妈爱我的心和对我的期望，永远值得铭记。

因为当时正搞计划生育，弟弟的出生属于超生，妈妈的缝纫机、锁边机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大队的村支书带人给拉走了。那两年，是我家最困难的两年。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正为生计发愁的时候，夏天的晚上下暴雨，我家三间瓦房西边的房顶上的瓦瓷隆隆全掉了，争强好胜的妈妈就在那年决定盖新房。新房的砖是他们在自家场地上开了窑烧的，没钱，借贷款，终于，我们在年底住上了新房。那一年过年，我们只割了一斤半猪肉，配了一大盆萝卜，包了基本上算是萝卜馅的饺子。但那时，我们是幸福的，我也是快乐的，我有了一个弟弟，当姐姐的自豪感洋溢着整个童年。

再后来，经过爸爸妈妈的辛苦劳作，日子比以前好多了，那些年，每一到三月初三会，妈妈就会买一头小猪娃，一直喂到春节，腊月二十六就杀猪，周围邻居们会买去一些，余下的自己吃。大年三十晚上，妈妈总会煮一锅骨头，爸爸总把猪头、猪蹄卤得香香的，我们一家四口一人一个。

结婚、生子后，我让爸爸妈妈跟着我来了县城，开了一个小烟酒店。这几年过年，爸爸妈妈还会炸很多的鸡块啊，排骨啊，小酥肉啊，我总说少弄点吧，吃不完都浪费。儿子最不愿意吃那种炸的肉，我也厌了蒸的炸的食物。可他们习惯了，说不准备好像不是过年似的。

好吧！儿子，今年，我就随着你，过年出去玩吧！时代在变迁，我也跟着你沾光出去过一个不一样的新年吧！

因为，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算我和爸爸想带上他们，他们也因为身体的原因懒得出去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吃着饺子、吃着油炸丸子，过年吃。

## “文艺小方桌”第五期活动预告

主题：闻香寻找张爱玲  
时间：2月22日（周五）晚上6:30分（暂定）  
地点：新闻大厦六楼字圣书画院（暂定）  
要求：请提前阅读张爱玲的文字，提前写好读书心得。参加人员注意衣着整洁，会有香道老师为我们结一次香席，让大家了解香道文化。



扫描二维码可报名